

蓬門今始為君開

張大千的愛情世界

(上)

● 康僑

禮遇後生愛才若渴

大畫家張大千，獨步藝壇、獨領風騷之外，詩酒風流的生活韻事，最為人津津樂道。大千外表豪放，內心誠摯，待人接物淳樸厚道，禮遇後生，愛才若渴，凡是與他相處過的人，都對他念念不忘，榮繫不已。

監察院故前院長于右任的秘書林寄華，是張大千的後生晚輩，只因林君能詩能文，張大千由于右任介紹認識，對林愛護備至，青眼相加，旅居巴西時，萬里贈畫，託人帶給林寄華一幅裝裱精緻「松石圖」，林寄華有詩記之：

蒼松矢矯石巉岿，日暮沉吟對翠巒。
若有秋心動寥廓，總收詩思入荒寒。穿雲
鳥去蹤難覓，聽瀑猿閒睡最安。熱惱紅塵

拋即得，林花開罷又看殘。

後來，張大千在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鉅作「長江萬里圖」，林寄華題詩十首頌之：

萬里長江盡舊遊，一山一水繫離愁。
旁觀指點商風物，誰省流人淚暗流。

當年歌浦競歐風，徵逐豪華百態窮。
花事龍華今忍問，淞江影落夕陽紅。(吳淞江)

白門風柳忒蕭蕭，古寺鐘聲久寂寥。
曲散秦淮煙水冷，何時重聽秣陵潮。(南京)

記謁金焦第一山，山門靜對大江閒。
坡仙天上應長嘯，玉帶添多劫火斑。(鎮江)

崔巍三十六峰奇，攬勝詞流擅賦詩。
雲海蒼茫窮變幻，何如人世一枰棋。(黃山)

山)

倉皇兵火渡彭湖，記倚船欄望大孤。

想像匡廬寸尺瀑，滿身風雪上征途。(鄱陽湖)

煤船託命最難忘，忍話辛酸指武昌。

黃鶴樓頭風又緊，傷心載道盡流亡。(武漢)

城陵磯畔日徘徊，盼到江船一夕開。

三峽灘聲千萬轉，夜寒篷底伴腸迴。(宜昌)

九載渝州一夢過，殘燈影事繫絲湄。

無人共話巴山雨，大麩杯深可奈何。(嘉陵江)

嵯峨分派出岷州，萬里長江此上游。

終是千秋大手筆，浪評江水竟西流。

張大千結識林寄華後，常有詩文往還，再送給他「桃花圖」和許多禮物，使林

寄華感念不已。但直到一九八二年，林寄華才有機會一訪張大千的寓所摩耶精舍，並記之以詩：

上元前二日訪謁大千先生於摩耶精舍
 騎年老雨日瀟瀟，禮佛山林世念消。珍貺
 遙頒歸乍親，木桃何敢望瓊瑤。

則足深慚謁候疏，新春杖履問何如。
 寸縑尺素人間寶，黃髮相期百障除。

藝壇欽手拜宗師，故國山川妙筆移。
 古道獨行歲末俗，待看返棹上峨眉。

林君此行並未見到張大千，因年逾八十的張大千這時因病倦臥，一直未能起床會客。張大千不久即辭世，留下一個小小的遺憾！

富可敵國貧無立錐

草書大家于右任曾親書一聯贈大千：

「取法溯隨唐以前，尊則善守，強而能固。」

鑑衡為中外所重，富可敵國，貧無立錐。」

此聯道盡張大千的生命情態，他的藝術品收藏，價值連城者比比皆是；他的鬻畫所得頗為可觀，一幅「荷花圖」賣給「讀者文摘」的創辦人華萊士夫人，高達十

七萬美元。龐大的生活開支，包括家小生計、庭院的佈置以及富貴場面的維持等，都要靠他的一支筆來應付，所以他常常開門見山的坦然說笑道：「我不能不畫畫啊！不畫畫那裡有飯吃？」

張大千是一個最富的窮人，也是一個最窮的富人，經常是「滿架皆寶，一身是債」，時常揮金如土，也時常一文不名，千金散盡還復來，從不為明天耽心。為了無錢購買飲食，而在機場中有挨餓終宵的紀錄，也有在火車上付不起一杯茶資而窘迫萬狀，但這些拮据情況，時過境遷，一轉眼又忘得一乾二淨。他常喜歡替人寫這樣一副對聯——「佳士姓名常掛口，平生饑寒不關心。」恰是他自己最真切的寫照，上聯表示他平生一貫與人為美的襟度，下聯則是他時富時貧的傳神描繪。郎靜山與張大千是多年老友，他所拍攝的張大千照片，或策杖於松下，或斜倚於石邊，或佇立遙望雲山，或閒步徜徉於湖畔，飄飄欲仙，超塵拔俗，把張大師的名士風貌與高人情懷發揮得淋漓盡致，張大千曾題詞云：「墜鞭側帽，走馬長揪正年少。容易秋風，兩鬢蕭蕭一禿翁。急需行樂，陶寫任教兒輩覺。吾愛今吾，獨有紅妝喚老奴。」

張大千也喜歡自己為自己畫像，對著大鏡子橫塗豎抹，頃刻而成，十分生動逼真。嘗題詩云：

吾今真老矣！腰痛兩眸昏；藥物從人乞，方書強自翻。

逕思焚筆硯，長此息丘園；異域甘流落，鄉心未忍言。

如煙如霧去堂堂，彈指流光暑復霜；挾瑟每憐中婦豔，簪花人笑老夫狂。

五洲行遍猶尋勝，萬里投荒豈戀鄉；珍重餘生能有幾，且揩雙眼看滄桑。

黑猿轉世言之鑿鑿

據說張大千的前生是一隻黑猿，他是黑猿轉世。他的母親曾太夫人友貞女士在他的前一天晚上，夢見一位白鬚長袍的長者，捧著一隻碩大渾圓的銅鑼，銅鑼上托著一堆毛茸茸的黑色東黑，定睛一看，才看清楚是一隻黑猿，蜷曲在銅鑼中心，兩眼閃閃發光的四面打量，與曾太夫人的目光接觸後，便一動也不動的匍匐在銅鑼中。長者鄭重的把銅鑼遞給曾太夫人說：「這是給你的！」並一再叮囑道：「要小心照顧黑猿，牠怕月亮、怕葷腥、怕拘束。」曾太夫人把夢中的情景告訴了家人，

第二天黃昏時分便生下了張大千，家人戚友們都說大千是黑猿轉世的。

關於張大千是黑猿轉世之說，知者甚多，張大千本人也安之若素，有一次名記者謝家孝曾經當面問起，張大千親口說：「夢兆之說，姑妄聽之。稀奇的是在我斷奶以後，確實是不能沾一點兒葷腥，從小我就一直吃素，不是家裡人不給我吃葷腥，而是我一沾葷腥就會翻胃嘔吐。更奇怪的是小時候，當我姐姐、嫂嫂抱著我玩耍時，在有月亮的夜晚，特別抱我到院子裡，拍拍我，又指指天上，他們逗著我說：『小八，你看看天上是什麼？』我若抬頭看了月亮隨即放聲大哭，久久不息。這樣的事屢試不爽，家人驚異之餘，益信夢兆黑猿之說。」黑猿轉世的傳說，遂言之鑿鑿了。

張大千青年時期原本要到上海學畫，不料其父認為畫畫不足以謀生，強迫他到日本學習紡織及印染，研習四年，廿一歲回國後已是一流染織技師，但他悵然若失，徬徨無依。接著張父過世，他面臨職業抉擇，現實的壓力，使他想脫離紅塵，遁跡空門。不過，他不想長伴青燈，只想把出家當作養精蓄銳的過程。一九二〇年初

冬，張大千投身松江禪定寺，法名大千。後來竟成了天下皆知的名字。在廟中塵慮盡消，他本意正式剃度，但對頭上燒成疤一事難以接受，乃轉入杭州靈隱寺，在靈隱寺生活兩個多月，閱讀許多佛門文件資料，發現佛教世家照樣有名利、傾軋、貪嗔等邪念，加之他六根未靜，乃於翌年元月十八日重返上海，剛巧當了一百天的和尚。在上海在其兄畫虎名家張善孖的協助下，拜曾熙及李瑞清門下習畫、學詩、練字。

臨摹石濤足以亂真

一九二三年前後，張大千的詩、書、畫都已有很好成就，揚名上海，但他真正聳動藝林，全球為之矚目，卻是他以假亂真，仿造石濤繪畫的極端成功，使得許多富商巨賈，甚至藝苑名流都被他愚弄。

張大千由崇拜石濤、研究石濤、臨摹石濤到偽造石濤名畫，確實下過一番精深的功夫，然則石濤究竟是何許人呢？石濤也就是道濟和尚，號清湘道人，還有大滌子、苦瓜和尚、瞎尊者都是他慣用的別號。

明清兩代多重臨摹，遵循古人法則，

不敢稍有違誤，石濤則認為：「我之有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腸腹。」更感慨的說：「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後，便不容令人出古法！」因此他大聲疾呼要師古人之「心」，而不可一味的師古人之「跡」，所以便立定志向要打破成例，獨創自己的風貌。在他最早的山畫冊上，曾有題跋云：

「畫有南北宗，書有二王法」。張融有云：「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今問南北宗，我宗也？宗我也？一時捧腹曰：「我自宗我法。」

石濤的畫盡得宋、元兩代精華，用筆豪騁，才力縱橫，張大千極力揣摩，已至以假亂真的境地，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陳定山說：「張大千是一個聰明人，他從石濤起家，又把石濤一口氣吞入腹中搗個稀爛，吐得出來，化作唐宋元明千百作家。」張目寒也說：「大千並不拘於石濤，他一步一步而上溯唐宋元明，縱橫百家，恣意臨摹，取唐人的樸厚，宋人的法度，下至元明的筆墨意境，上下千年，融會貫通之。這不僅是常人所不能為，而且是中國畫史上所沒有的人物。」說得一點兒

也不錯，以張大千的才氣，自然不會以石濤爲滿足，自然是要擷英拈蕊，廣採中國繪畫的精華，進而更予以發揚光大，展現出元氣淋漓的蓬勃生機；這在他中年以後果然都作到了，連日本人都推崇他是中國畫的復興人物呢！

張大千是石濤專家，爲舉世所公認，至此張大千才猛然省悟他自己究竟在那裏呢？於是便開始再一次的突破，他要努力走自己的道路。後來有人以他早年所臨摹的石濤一幅中堂請他題跋，他感慨萬千的題了兩句詩云：「昔年唯恐其不入，今則唯恐其不出！」最能表現他改弦易轍的態度及心情。

張大千從不掩飾他是仿製石濤繪畫的能手，甚至十分爽直的對名記者謝家孝說：

「你們新聞記者見人閱世雖多，但騙人的事你們可沒有我見得多，我自己就是騙子！用紙用筆的騙子！」他自己說得如此率真。

幸虧在中年以後，張大千決心要畫自己的畫了，因此才一次再一次向前躍進，向上躍昇，贏得「五百年來一大千」的美譽，以及世界級的藝壇大家的肯定。

與李秋君情牽一生

除了繪畫，張大千在愛情上的成就，也是常人所不能及，世人都知道他有四位夫人，即曾慶蓉、黃凝素、楊宛君和徐雯波，但在上海他還有一位紅粉知己李秋君，一輩子情歸張大千，終身未嫁，卻無絲毫怨尤。李秋君出身上海世家，曾在上海創設「中國女子書畫會」，因此與張大千認識。李秋君山水卓然成家，畫仕女則重筆意，以寫生作古裝美人，神采靈動，呼之欲出，而且線條柔美，極盡「吳帶當風，曹衣出水」之致。當時張大千由於「秋英會」上一舉揚名，翩翩少年，羨煞了滬上的名媛閨秀。那時張大千最爲外人所賞識的就是他畫的工筆水仙，秀雅清奇，無與倫比，因此大家都管他叫「張水仙」，一幅可賣四塊大洋！其實他的工筆仕女及花卉，線條更加柔美，完全是得力於母親及姐姐的真傳；李秋君出身良好的家世，又受過良好的教育，能詩善畫，落落大方，人稱李家才女，與四川張家的才子張大千，自然有許多相互吸引的地方，因此便自然而然的有許多交往的機會。

據陳定山說：「秋君才高目廣，擇婿

奇苛，年數已逾揀梅，猶虛待字。初賞杭州唐雲，以爲才子。唐雲長大白皙，自視甚高，謂爲唐寅復生，畫法新羅，字宗清湘。」又說：「唐雲畫亦兼竊大千之餘緒，一日，爲秋君獲其原稿，始知天壤間，唐雲之外尙有大千。而大千適喪偶，館於秋君家，患消渴病，藥爐茶灶間，秋君必親拂拭之。醫戒病家食糖及諸油膩，秋君爲之亦看護維勤，食必共案，某宜食，某宜禁食，細心當值。而大千賦性如小兒，見油膩則食指大動，輒於枕邊偷食之；秋君搜得之，必盡棄盆盥，而交謫如勃谿然。人皆謠言，一個是仕女班頭，一個是文章魁首，論嫁娶必矣！」

一九二〇年，也就是張大千二十二歲那一年冬天，張大千開始成爲滬上李家的貴賓，有一天李秋君之父李薇莊先生把他雅好藝術的大兒子祖韓、三女兒秋君和張大千一齊叫到身邊說：「你們幾個人愛好相同，情同手足，我家秋君就許配給你了！」

此刻張大千不但已經有了兩位妻子，而且也有了兩個孩子，一聽此言，既感激、又惶恐、更難過，連忙跪了下去對薇莊先生叩頭說：「我對不起你們府上，有負

雅愛，我在原籍不但結了婚，而且已經有了兩個孩子！我不能委屈三姐！」

當時李家的失望，張大千心中難過，自是不言可喻；但是李秋君本人竟因此一生未嫁，對張大千始終是濃情蜜意，情牽夢縈。李秋君於一九七一年八月病逝上海。

張大千的婚姻很富傳奇性，他的四個妻房，最先進門的是黃凝素，有了兩個孩子後，才被其兄張善孖由出家的廟中押回四川老家，奉母命迎娶曾慶蓉，所以黃凝素雖拔頭籌，仍屈居二夫人，黃凝素是一個美人胚子，雲鬢花顏，纖穠中度，生育也最多，孩子們都叫曾慶蓉為「胖媽媽」，叫黃凝素為「瘦媽媽」，大風堂的弟子們亦援例呼之為「胖師母」及「瘦師母」。

三夫人楊宛君本是北平城南遊藝園的鼓姬，聲音嘹亮，姿態嫵媚，具有一種純真清新的美豔；張大千當年在北平時，客中寂寞，偶而去逛城南遊藝園時，一見之下，驚為天人，遂量珠聘來，藏嬌於「頤和園」裏的「聽鸚館」中。這位如夫人不但大鼓說得好，而且能夠自拉自唱整齣的國劇，而張大千又是一個醉心絲竹，著迷

於彩袖舞衫的人，加以楊宛君玲瓏剔透，宛如小鳥依人，而具靈巧慧黠的風情與韻致，更使張大千愛煞。

張大千之所以看中楊宛君，另外還有一層外人很少知道的緣由。據說張大千當年畫仕女，一雙手老是畫得不對味道，每每失之過肥，難有纖纖玉蔥之感；而楊宛君卻生得一雙好手，尤其在臺上一掄鼓槌，像是天女散花似的在半空中展示出一雙美手，纖柔細嫩，嬌媚多姿，使人好生憐愛。就是因為有了她的玉手作爲描摹的對象，才使張大千的仕女畫有了大幅度的進

步。張大千有一首「天女圖」並題詩云：

飛瓊阿姊妹變成，阿母瑤牕笑語頻；
欲向麻姑乞陵谷，粧臺不共海揚塵。

這首詩寫的便是楊宛君，在另一首題畫詩中亦有句云：「偶逢一笑禪心定」，可見楊宛君在張大千心目中的份量了。原籍清河，生長於北平的楊宛君最先是梳了一條油鬆大辮，後來會剪成短髮，且喜作男裝，自與大千結婚後，由於生性穎慧，加以耳濡目染的結果，也頗能畫上幾筆梅、蘭、竹、菊，還頗具功力呢！（未完待續）

聖文 文庫 張大千 外傳 隆重出版

戚宜君 著

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

本書爲戚宜君精心傑作，要目有：詩人畫家饗客名士、仿石高手聳動藝林、御妻有術教子有方、敦煌面壁靜修苦行、石窟寶藏震驚寰宇、龍游大海時窮節現、環華蒼中且安筆硯、異國情懷旅邸留香、回國定居落葉歸根、摩耶精舍安度餘年、大千小事膾炙人口、繪畫藝事千錘百鍊、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二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片多幅，現已出書，定價臺幣二〇〇元，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祇收一六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